十笏园

游峡山，寻找故乡的味道

◎傅彩霞

庸常的日子总让人倦怠，偶尔还冒出几缕烦躁。夫君提议出去散散心。炎炎盛夏，暑气蒸腾，去哪儿寻觅一方清凉惬意？答案自然是峡山水库。那里藏着他童年撒欢奔跑的足迹，埋着他落叶归根的爹娘，一山一水都浸着故乡的旧影，勾勒出回忆的年轮；一草一木皆缠着心头的念想，牵绕着魂梦的余温。说走就走，来一场近郊游，放飞自由身心。

沿宝通街向东，盛夏的树都憋着股劲儿往上蹿，眼里撞进的全是层层叠叠的翠绿，连风拂过的间隙里都坠着绿色，稠得化不开。车内音响飘出《梁祝》轻音乐，身子放松下来，心里揣满欢喜。潍河的水在阳光下闪烁摇晃，碎银似的铺满河面。拐个弯，顺着河道往前开。平日寡言少语的夫君，忽然成了说书人，手指着窗外：“那是皂角树村，那是大兴营庄，看，刘家埠就在那儿。小时候，我跟着俺娘，胳膊上挎着个圆筐，里头盛着刚出锅的白饽饽，走姥姥家，总觉得路长得没有尽头，如今，眨眨眼就到了……”

夫君望着潍河，又笑道：“这条河，还藏着我逃课的影子呢。在西下湾联中上学时，中午我总是背着老师，呼朋引伴溜到这里游泳……”他的话头忽然沉了下去，感觉在回忆着什么。峡山街道的腹地，有一条铁路横亘而过，小时候和伙伴们到铁路边看火车也是他深入内心的记忆，有事没事总爱凑在铁轨边，等着那列火车从远方驶来，望着绿皮火车轰隆隆地碾过铁轨，顺着枕木滚滚而来，又目送着火车和蒸汽机车发出的股股浓烟消失在视野中……夫君在东下湾村长到十四五岁，跟着父亲农转非进了城，这里是他出生的脐血地，是刻在骨子里的后花园，更是故乡的根。

隔窗见几个老人坐在路边卖鲜桃，停了车走过去。一听是老乡，十块三斤的桃子，立马优惠到三块一斤。攀谈间，无意说起一个共同认识的人，忽然又亲了几分。“我八十二，家就在对面辉村！”老头耳朵不背，嗓门亮堂，说这话时下巴微微扬着，像在炫耀自家的桃林。顺着他手指的方向，果然见一片绿油油的桃林，青里透红的果子挂在枝上，沉甸甸坠着，压弯了腰。

“六月鲜，刚摘的，甜着呢！”老头递过个桃子，旁边俩老太太也笑着帮腔，还寻来把小刀。称完要付钱，我说去车里拿现金，“省得辛辛苦苦赚的，全被儿女收了去。”老头听见这话，眼睛“唰”地亮了，眼角的皱纹一下子挤成了朵饱满的菊花，他咧开嘴笑时，前门牙豁着个小口子，漏风似的，可那笑声却格外透亮：“你可真好，你可真好啊！”他接过钱，又不好意思地憨笑：“可不是咋的，我哪懂微信那新鲜玩意儿哟……”

如今不少老人守着几分菜园、果园，把摘下的菜、结出的果，拉到集市上卖，图的是攥几张能摸得着的零花钱。可大多数人刷手机支付，钱一转就进了儿女的账户，老人手里依旧空落落的。这般光景，我在农贸集市上遇见过好几回，后来便总在车里备些零钱，想着或许能帮上谁一把。

峡山水库卧在眼前，像块被岁月磨亮的玉，更像座沉默的丰碑。当年全凭人力垒起的堤坝，藏着多少人的青春热血。环湖路的柳树是耐看的，造型别致，粗壮敦实，宛若一个个沉默的智者。皴裂的树干像饱经风霜的手掌，一道道深沟里藏着经年的日光，却偏有新绿从老皮缝里钻出来，柔软地垂成一片绿雾。风过处，碧绿的枝条把太阳的影子摇得满地都是。

拐入赵戈村的一条柏油马路，头顶的绿树似搭成拱门，夹道欢迎我们。在路边，买了几张热乎乎的油饼，卖饼的大姐非要塞俩蟠桃：“邻居家种的，尝尝，甜着呢！”我只接了一个，咬一口，果然甜得润心。

重上环湖路，人不多，周边村里的人，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地聊天、打扑克，还有个老汉独自躺在三轮车上，摇着蒲扇，真懂享清闲啊。

车在湖岸停稳，我和夫君推开车门，并肩在柳树下坐下。路边几株野生磨盘草，绿莹莹迎风站立。掐下一颗青饽饽掰开，那股子特殊的香立刻漫上来，混杂着青草淡淡的清新气息，像晒透的草垛掺了点泥土的甜，又藏着一丝野菊花的温甘，这不正是小时候在田埂上闻过的那种味道吗？

眼前的湖面铺开一片浩渺，水色和天色在远处连成一片，辨不出边际。风掠过时，水面荡起细碎的鳞光，我们就那么望着，谁也不说什么，却觉得心里被这无边无际的静，填得满满当当的。风掠过来，带点水腥气，几只水鸟贴着水面在飞：有的翅膀扇得急，像赶工似的；有的慢悠悠划水，像闲游似的；还有只猛地扎进水里，又扑棱棱冒出来，溅起串银花，像表演炫技似的……每只水鸟都有自己的形态与飞姿，宛如滚滚红尘里的我们，各有各的奔忙，各有各的活法。如今，拼搏奋斗半生的我们，终于可以安静地品味生活的宁静安详，看湖面的波澜不惊，波光推着涟漪漫过来，又轻轻退回去，一层叠着一层，一浪连着一浪，心中不由感恩上苍的馈赠。

其实，生活的好滋味，全藏在这些琐碎细节里：老乡硬塞来的蟠桃，磨盘草混杂着泥土的清芬，水鸟掠过湖面时带起的串串涟漪，拐弯处看着山村变化的心境，还有这一路不慌不忙晃悠悠的时光。唯有慢下来、闲下来，把心敞亮，才能坦然接受岁月的无私馈赠，拆开日子里裹得严严实实的甜。

抬头望，夕阳正把云彩揉成五彩绸缎，蓝的、粉的、橙的、金的，一缕缕缠在天上。远处的峡山浸在柔光里，渐渐温润下来。这分明就是一幅活泼泼的油画，连空气里都飘着香味。

返程途中，夫君总要不自觉绕进峄山街里的道路。车轮碾过马路，慢悠悠穿过熟悉的村口。他总爱隔着车窗，望一眼那片曾住过的村落，他的目光像在寻找着什么，虽嘴上不说，可我看得出，他是在寻找儿时的影子。路边就是三哥家，我曾不止一次问他，要不去三哥家看看？他总是说，没提前跟人家说，突然造访未免太冒昧，下一次吧。他的眉峰微微蹙着，又慢慢舒展开，像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悄悄翻涌。那份淡淡的乡愁，不用言说，就写在他迷离的眼神里，落在他握着的方向盘里，跟着车窗外掠过的昔日旧景，一路缠缠绕绕，仿佛那熟悉的炊烟还在暮色里轻轻摇晃，一咏三叹……

朝花夕拾

寻味西园 果蔬香

◎张明堂

当你住久和习惯了某个城市，你一定会对当地某些菜市场作一个理性公正的衡量与评判。作为久居潍城的人，感觉西园街市场总有一种久违熟悉的特别味道，有小吃店，有零货场，历久弥香。几十年的老顾客，亲民实惠的价格，不变的是优品高质，看重的最是平民口碑。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。街上是四季瓜果梨桃的交响，又有菜蔬肉类荤素巧妙搭配的协奏，切合时令的食品为你有备而来。一条街滋养一座城，在卸载和重装里进行着物资延续，绵绵不绝。这里承载周围居民一日三餐，成就舌尖上的味道。

一条小街若清溪般静静流淌，不是繁华闹市，不作显摆招摇。有滋啦作响烧烤摊，一壶小酒万言开的豪爽；有供人家日常所用的粮油便利店。不论携风裹雪还是加雨染霜，总能表现自己应有的模样。晨光熹微，行人渐渐多了起来，店家开始忙着打理自己一天的生意，一碗加着芫荽末的豆腐脑，一个腾着热气的烧饼，简单而容易让人满足。街道一下子灵动起来。开始摆摊了，不管货之多寡，总能利利索索完美展示在路人面前。及至暮色四合华灯初上，摊主又尽快收拾，把一天收获装进车里，伴着夜色回家。还有临时摊主，趁着别家撤离的机会，开始捡漏操作，赚个辛苦钱，小街总能容纳。

来菜市场的人们，总在极力搜寻菜品，以此填充自己的菜篮子，自家的厨房便有了浓浓生活气息。店家使出浑身解数，把待售商品码得整整齐齐，吸引路人目光，赢得更多售出机会。

到了下班时间，街道上会显得拥堵，形成一条长龙蜿蜒向前。此时即使响着喇叭也不起作用，需慢慢移动。时代变迁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喜欢自己下厨烧饭，一些年轻人喜欢点外卖，少了厨房这道工序。因此，在街上见到中老年人居多，他们喜欢游走于街市每个角落，打点自己的美好生活。

一些大爷大娘也在市场的边角摆开自家的摊子，方寸之地，有的是园地里长出的菜，自家吃不了，拿来换个零花。有生菜、萝卜、韭菜等，货真价实，带有泥土的芬芳，也得到部分人的青睐。有时走近他们，买一点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菜，顺便聊一些乡间琐事，距离一下子拉近许多。

生活在街道周边的人，哪家经营什么，哪家饭店做的菜好吃，如数家珍，娓娓道来。潍坊的朝天锅、和乐、火烧在这里都有迹可寻。西园街边的餐馆里，能吃到地地道道的潍县菜。巷子深处，饭店里有技艺的传承与创新，不用崭新亮丽的招牌，凭借口口相传，食客源源不断，是菜品也是人品。西园街，一天一天，总在热闹与寂静中循环往复，记录着城市的沧桑变化。

临近自怡园，可购物，可游玩，在每个季节来此皆能收获颇丰。经常见到提着菜品的人们顺势到自怡园里溜达一圈，也是美美的享受。

光影潍坊

摄　　影：常方方

拍摄地点：潍坊市植物园

母　亲

◎崔光乐

母亲是一位典型的农村妇女，她勤劳、质朴、坚韧、善良，为人谦和可亲。

1942年，母亲出生在安丘西南山区的小村落，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母亲就像一个陀螺，一刻也闲不下来，她常常披星戴月，早出晚归，白天参加完大集体的劳动，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继续操持家务，为我们姐弟五人缝补浆洗。我始终认为，世上所有的苦难几乎都被母亲吃尽了，她那饱经风霜的脸庞和满头华发诉说着岁月的峥嵘。

母亲的童年充满了辛酸、苦难与泪水，艰苦的生活也锻造了母亲坚忍不拔、不屈不挠的品格。1947年9月，担任华东野战军排长的姥爷在沙土集战役中不幸壮烈牺牲，时年34岁，后被安葬在这片洒过热血的土地上。年仅5岁的母亲便和姥娘、年幼的舅舅、小姨一家四口相依为命。

那个年代，山村生活条件极为艰苦。母亲从八岁开始到七八百米外的南大池挑水，当时挑水只有木桶，两个木桶就达四十斤。刚开始挑，也只能在每个桶里盛五六斤，担上水后，整个人走起路来摇摇晃晃、东倒西歪。等母亲磕磕碰碰把水挑回家，人一下子瘫倒在地。当时最难的是姥娘家一年吃不到几斤粮食，连窝窝头也吃不上，几乎天天熬点菜汤喝。当青菜吃完了，就上山坡挖野菜，甚至吃树叶。最后没办法，姥娘便领着母亲到外面去要饭。

农村大集体时，母亲的能干在全村是出了名的，就连男劳力也自愧不如。母亲说，她从12岁就参加大集体劳动，有一次，她从离生产队七八里外的山坡上挑回150斤地瓜秧，有一段山坡路很难走，坡长且陡，这150斤的担子压得母亲肩膀生疼，但还是坚持把担子挑到生产队。那一年，因劳动积极，表现突出，母亲被生产队奖励了30元钱。后来，母亲又多次被表扬奖励。由于过度劳累，母亲的脖子后面被生生压起了一个大肉包，双手十指严重变形，直到现在还伸不直。她们那辈人，出过大力，流过大汗，受过大累，不仅要参加本村的农业生产，还到外地出过工，特别是冬闲时，母亲随男劳力一道参加水利工程建设，修过水库、筑过坝、砸过夯、挖过沟等。

改革开放后，农村各方面条件得到很大改善。父母依靠党的好政策，开过代销点、养过猪羊、种过果树，走街串巷卖过油条、蔬菜等，我家的日子也慢慢好起来。

母亲对儿女的管教十分严格，她用朴素的思想和言行教我们为人处事的道理，告诫我们要守规矩、懂礼貌。等我和弟弟长大后，正是家里需要劳力的时候，尽管父母年龄大了，却没有把我俩留在身边，而是支持我们参军报国，鼓励我们到部队建功立业。后来，我和弟弟先后入伍。服役期间，我们谨记父母的嘱托，爱岗敬业，踏实肯干，多次立功受奖。弟弟军校毕业后成为空军某部技术骨干，我作为新闻宣传优秀人才继续留队工作。时至今日，每次回到老家或者在电话中，母亲不止一次地告诫我：“你爹是党员，干了一辈子村干部，没沾过公家的一丝一毫，人家说不出‘半个不’字来。你也是公家的人，一定要清清白白做人，踏踏实实做事！”

如今，历经沧桑的母亲不仅领到了养老金，作为烈属子女还领到了国家发放的抚恤金。每谈及姥爷，母亲仍不能释怀，双眼总是满含泪水。姥爷之于母亲，印象是模糊的；姥爷的牺牲之于母亲，也是最为沉重的打击。我深深懂得，一个5岁的孩子失去父亲意味着什么，母亲为什么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这泪水不仅包含着对姥爷的深切怀念，也包含着母亲成长历程中太多的辛酸与无奈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当兵来到菏泽，来到了这片被姥爷及先烈们鲜血浸染过的土地上。我曾先后多次到过沙土镇，寻访姥爷的革命足迹，缅怀先烈们的丰功伟绩。母亲曾深情地对我说：“国家没有忘记生活在农村的革命烈士子女们，我这把年纪还能领到国家抚恤金，得感谢共产党，感谢新时代！”这是母亲的肺腑之言。

生活在繁华盛世，沐浴着党的恩泽，母亲内心是幸福的，也是满足的。

诗韵潍坊

潍坊日报与潍坊诗词学会合办

【中吕·山坡羊】

“八一”寄怀

◎张存寿

常闻镗鞳，偷生华发，四十年军旅犹一霎。体虽乏，志无涯，功名寄在镰锤下，颜色如初无作假。旗，指向哪；咱，还向哪。

【双调·水仙子】

沂水龙家圈营盘村

◎徐泮珍

一湖碧水一湖烟，一岫风光一岫仙，梯田绕崮圈圈转，恰似年轮缠绿山。乐民俗枕水而眠。山珍味，活海鲜，一阵阵笑语连连。

【中吕·齐天乐带红衫儿】

清晨所见感怀

◎何远见

吹来缕缕清风，树上阳光跳动。精灵，萌，像个孩童。那蝉儿、爱意相迎，煽情。鹊跃枝头，歌传满城。喜到千家，喜在心中。奔锦程，追新梦，不再追星。(带)曲咏中华颂，礼对军人敬。守安宁，护安宁，铁腕功夫硬。驾“飞鹰”，驭“潜龙”，走向深蓝舰影。

伏天感吟

◎张清奇

野外清凉无处寻，炎风助力汗涔涔。
晨惊时雨连天至，午喜冰啤着意斟。
摇扇犹能添雅趣，听蝉自可胜孤琴。
漫吟花月随心过，一盏香茶待夜深。

触摸野山

◎王乐成

家乡临朐，山为脊梁，水赋柔情，山环水绕，山水临朐，名副其实。

开窗迎山，悠然南山。山如盆景，提神养气。县有名山，那是被誉为“天下第一镇山”的东镇沂山。更多的，是没名没分的山峦，乡亲们谓之野山。

野山非无名。乡亲们会依照山所在村庄的位置，称其为北山、西山、东山、南山、前山和后山。又以其形状，称其为龙山、栗山、方山、米山，不可胜数。

记事起，印象最深的，莫过于东山与西山。太阳每天从东山那边出来，又落进了西山。于是想，东山那边，肯定有太阳的窝，窝里一定很热，能烧熟地瓜，能烧热暖被窝的黑砖头；西山那边，一定也有个大空场，能装得下太阳，还不被太阳烧坏。

儿时的一天早上，父亲背着我走亲戚。一爬上东山，我就哭了，原想看看太阳在睡觉的样子，没成想，太阳没在家。我父亲笑着说，太阳去东海龙王家走亲戚了。

失望于东山，开始怕去西山那边，唯恐看到太阳合眼睡觉的样子，估计会黑得厉害，比母亲烧的锅底还黑。

上学了，才知道山是宝库。开下的石头能烧石灰、能垒墙，杀伐的树木能盖房，采来的药材能治病，割来的山草喂牛羊，挖出的花草树根能换钱粮，炼出的金银明晃晃……

经年瞎折腾，山不再是绿山，清泉没了，山不再是神山了，灵气没了，沦落成了一声叹息！

人们终于明白，金山银山难买绿水青山，绿水青山才壮骨养神。于是重新呵护大山，开始退耕还林，种草植树。尽管山树长得慢，花草艳得缓，毕竟山上重现了绿色，花团锦簇，山泉重拨琴弦，鸟雀摆阵欢歌，生机勃勃重生。

每当翻书眼睛疲倦了，每当码字胳膊手指酸涩，每当思路闭塞找不到出口，骑车飞奔山下，不管有无路径，披荆拨棘，奋力攀爬，大汗淋漓，奋勇登顶。疲倦极了，坐卧石上，看山鹰展翅，望云卷云舒，振臂高呼，迎风长啸，一任欢畅。

下山了。捡一块山石，拾一根干枝，采一朵野花，插一根草茎，掬一捧山泉，块垒消散，内心舒朗，满满的快意人生。行文里，生了怪石嶙峋，有了层峦沟壑，多了豁达包容，更熏染了石泉草木的沛然灵性。

一座野山，一处趣景，一座宝藏，一片性情。

哦，座座野山，座座道场。绿水脉脉，青山翠微，分明是修养真性情的仙境家园。